

四項凌波華女十畫詩 胡適一報費大洋
通信號 又一個四川人呼籲之聲 鄭元瑞
「洛陽人呼籲之聲」 陳雲青
「給我新鮮空氣」 顧昂若

票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
處北京大學轉，語絲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京副刊

第三二三號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星期一

美治政策 張競生

(8) 交通與遊歷部(續)

(2) 學術遊歷隊——逐層的組織更關重要。自中學生以上應於每地方上每年組織一個或若干個的學生遊歷隊。或限定遊偏一條水系，或預期歷盡一個山脈，或從某地到某地，某省到某省。今以北京的學生遊歷隊說；或則出古北口至赤峰，或則由張家口到布魯台，或則穿過山西的境界，或則從八達嶺的長城東到山海關，或南行至烟台。自然這些遊歷，皆用步走，祇僅用些行旅車、飲食車及醫藥車而已。每隊當然有數千百學生，有的手彈提琴，皆携及包，有的隨景繪畫，有的考察地質的變遷與實業的情狀，有的研究氣候的相

差與民情的不同，人數既多，各處臨時的供給不易，故乾糧不能不多預備，到處僅帶些水料就夠了。無論水邊與山坡，平原或高地，一到隨時大家就揮毫或露天酣眠起來了。雨來各披雨衣，風來則帶上風鏡。文武全備，早湯無

的熱情者，那又是北美的紅野蠻。你要知圖騰制度嗎？澳洲尚有許多好材料。你要知婦女運動的活劇嗎？請你一問現在尚存的英國許多女人。學書與影刺者請到羅馬。研究文學者請往巴黎，如要 U.S.A. 則請入籍為美國人民。想要學某人的鄙陋婦女，請到德國參拜康德與叔本華之墓，隨便就翻譯他們幾句書。如你無錢到外國，能在本國旅行嗎？則五嶽五湖也必不可少。最無錢的如在北京住，也當到城外一涉水。最無錢的如在北平住，也當到城外一涉水。你要跳河嗎？則朝陽門外的航隄水溝尚有些水鬼相伴。能到陶然亭吟幾句泰哥式的白話詩已算有詩人的天才了。請君西出西直門一遊頤和園。其中有滿后慈禧的絕迹已銷使你學成風流客了。再西行到玉泉山被滿帝封為天下第一泉者，若飲其水，大概勿多飲，尚不至於鴻

至於一些專門學者和藝術家更當與他們種種遊歷的便利，使他們周知環境與民情及種種相關的學術。譬如日本三島、落日西照，別有無限的景致，不但其雲色特具粉紅嬌姿，那水光與樹影說，也另有一番說不出的情狀，舉凡要成大畫家，詩人，文學者勢不能不一觀。又如錢塘江秋天大潮，吼奔之狀與飛雲相競走，賞心悅目，斷不可不班臥遊者所能領略。就那蒙古沙漠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論，此情此景，也必要身履其境才得真切。書本是死物，試驗室是陋屋！你們學者與藝術家，為何不把萬物看做讀物呢？又為何不把大地看做試驗場呢？我今與你們說遊歷的利益吧，如你是富者，我就請你到五大洲去，雖然那地有非洲的

黑臉，自冷凍地有西伯利亞的餘寒，那是南歐的小盒兒小小盒，贈答，美治政策(八)續，張競生，余家菊，黃生，張文亮，汪桂中，春臺，馬譯物種原始正誤并質馬先生(十四)，羅文流，自愚與盲從，旅蜀日記(十六)，常談(二)，近來教育思想序，十一月三日

歌頌輯行版 1. 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2. 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樓社 出版經理部

廣。又西行，行行到臥佛寺，你可看出美國社會的勢力，一間僧房一季要租數十元，轉一程兒到碧雲寺，巍峨的鐘鼓又有存者。到香山更是新式的教育模樣了。由此到八大處不必說，處處遇到乞丐與闊人。你若肯做此種遊歷，你就可得到了許多社會的見識，此外天然美趣，如山水園林之樂更不必說了。遊吧遊吧！大遊大益，小遊小益。雖則在今日盜賊遍地，臭蟲滿店的世界，但如你肯出遊，則被賊拿去的，將來尚可希望或為要人，比你困守愁城水無長進的固然不可同日而語。即比那被五斤煤油與二十斤柴燒殺了的也勝得萬萬倍哪！就被那些臭虫吃飽說，也比那些真正的佛弟子白白餓死較慈善咧。遊吧遊吧，治世之遊樂不可言，亂世之遊也大有滋味。遊吧遊吧，故我於上所說的字面遊歷法外，尚當再說第三種的。

(3)情感遊歷隊的組織了。科學的遊歷法，如美國調查考古隊等的舉動雖則重要而未免嫌些寂寥。我今所要談又最為我所喜歡讀者認爲情感遊歷隊的組織。第一，凡在大城市者則限定在初春早秋若干日內娶婚者須即舉行，就讓這班新婚夫婦，成羣遊歷。第二，則請那班情男情女，雙雙對對，携手並肩，到那山明水秀的地方聽比翼鳥的唱和，觀連理枝的開花。及到那山窮水盡的時節則彼此對哭，哭

笑，笑後再哭，如此哭笑笑，高興時就合抱起來向那深谷大海一擲而與大地相合，這是悲劇的遊歷者，但也未可厚非。第二，則為哲士高人，以欣賞爲獨一的目的，以遠觀爲一生不二的宗旨。例如希腊許多名人大多採取這樣的遊歷態度。老子騎驢過關以及後來許多漫遊之徒，大概具了同樣的心思，這些喜劇的遊歷，爲情感遊歷法中的最好者，我們當應大大去提倡。凡任政界或學界工界商界等任事若干久者，就應使他們作一次稍爲長久的這樣情感遊歷法，務使他們吸些好空氣，得些好精神，以醫治他們平時腦滿腸肥的毛病。(未完)

近代教育思想序

余光菊

痛嘗論之，多讀名人傳記之利益無窮，而其大焉者則有二。一曰可以振作精神，一曰可以明晰思想。讀政治家之傳記，讀社會改良家之傳記，讀教育家之傳記亦莫不然。吾國教育思想，至今日可謂極凌亂模糊之至矣。好學者惟知標奇立異，而歷之者又率不求甚解。讀者認爲情感遊歷隊的組織。第一，凡在大城市者則限定在初春早秋若干日內娶婚者須即舉行，就讓這班新婚夫婦，成羣遊歷。第二，則請那班情男情女，雙雙對對，携手並肩，到那山明水秀的地方聽比翼鳥的唱和，觀連理枝的開花。及到那山窮水盡的時節則彼此對哭，哭

止於作業，更非謂業外無學習也。今、自有人民詔示青年拋棄書本專事活動，其實殆以爲有主義焉，有黨派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其所奉爲護符者則上述之教法陳聞也。此可謂爲誤解之尤者。學者苟得原說者之傳記而讀之，則真義立明，而謬說不足以惑之矣。閱讀傳記足以明晰思想之功用，此其一也。

吾國今日之學習科學而確有舉着頭銜者，每發教育無學惟科學有學之論，且进而主張師範大學不應獨立，大學中教育學不得成科。夫教育之學，在十八世紀，原爲哲學教授附帶講習之科。洎乎十九世紀後半，各大學乃相率而設立教育學教座。稍晚益擴充而爲系(Department)爲科(Faculty)。最近復有成院(College)之趨勢。誠以教育爲社會重大職務之一，最少當與農工醫藥業相等。是教者既可成科成院，則教育亦當然可以成科成院無疑矣。顧吾國之有力者，猶猶然爲教育無學之論，其遺害於國家社會也可勝言哉。有志者每爲之沮喪抑止，若有所失然。但一讀大教育家之傳記，則又可以翻然改圖矣。誠以教育事業之受阻撓於社會也不自吾國今日始。即如裴斯太洛齊，福祿培爾即備嘗之。但其精神與主張，則歷久愈明，而百世下所榮幸矣。足見真理終能戰勝暴力，有志者正不必氣餒。此振作精神爲閱讀

水洪

告白
秋意(隨筆)

染黑一場的惡聲

預告(十一月一日出版)

木天靈

上海埠路二全報

悲多汝傳(正文)

林如樞

沉鐘週刊第三期目錄

國魂
國塊社成立宣言
可怕的孽怪
十月二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予)
(璞)

九

期

新編舊城北京東城北新書局

主義

三十期

通訊處：北京二龍口袋胡同十六號。
總發行所：北京中國大學出版部

期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京官問題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獅社定報處

三十期

主義

三十期

通訊處：北大第一院猛獅社定報處

三十期

主義

三十期

更甚大。某部變更甚微。某部以大力發達。某部以少數存在也。是皆於世界諸大地理區內會發現者。

原文——...for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ime which has elapsed since the colonists entered one of the regions, or both,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cation which a lowed certain forms and not others to enter, either in greater or lesser numbers; according or not, as those which entered happened to come into more or less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aborigines, and according as the immigrants were capable of varying more or less rapidly, there would ensue in the two or more regions, independently of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infinite divisions of life,—there would be an almost endless amount of organic action and reaction,—and we should find some groups of beings greatly, and some slightly modified—some developed in great farce, some existing

in scanty numbers—and this we do find in the several great geographical provinces of the world.

改體——按照遷徙物進至一區域或二區域內所經過時間之長。又按照彼操縱身體可否遷入。以及其遷入之數之多少之交通性質。又按照（或否）遷入者彼此間或與土生者間須多少發生直接之爭鬥。復按照遷入者能或遲或速為特速之變異。則在二以上之區域內。無論其物理狀態如何。其生活狀態。可以至不相同。——則有機的原則及反動之量。可以多至無窮。——則吾儕當發見。且於世界諸大地理區域內會發見某部生物變更甚大。某部變更甚微。某部以少數存在也。

（未完）

常談

黃生

二 革命黨

革命這兩字已經是極富哲學神聖了，何況加上一黨字，連綴成了革命黨一個名詞呢？

革命的力未有組織以前，是散漫的、浮浪的，而且多留於空喊，充量也不過投一顆炸彈打幾回手槍而已！但到了革命的力有組織以

後，成軍以後，成黨以後，那麼地在行動上極烈地表現出來，將是無孔不入，無往不在，將是如大火之燎原，如洪水之氾濫，如猛獸之食人，對於那一般人類的危害者！法國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交替的幾十年內，出了一個惹瑟·賈失提兒（Joseph de maistre），他是一個王朝的辯護者，他想將一切反抗勢力一筆鉤消，他不但那矯健的筆致，雄大的氣概，替革命的勢力取了一個美好的名詞。他叫革命的是「撒旦的作品」—（L'œuvre de Satan）是一個革命黨，他的作品是破壞的工程。沒有他那來上帝的建設！

上帝是一個建設者。我們從耶穌門徒的禱聲中，將神所不可侵犯的上帝二字借來用一用，這二個字又恰恰可以拿來遺贈給革命黨！革命黨也與上帝一樣，他在作了破壞工程之後，他着手來建設，給人類造光明，給人類以養育，給人類所需用的一切。譬如在暑熱天氣，到了正午的時候，赤日當頭，四面沒有一點風使我們難受極了，我們大家都知道這種景況維持不了，非打破不可。忽然陰雲四合，太空火花迸發，霹靂震聲，震破天空，接着佩盆大雨，一刻之後忽然雲收雨霽，我們覺得涼爽異常，覺得這雨來得痛快，沒有不心身舒服，我

1 因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

2 狂飄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目錄列下

失意的英雄（散文） 在死人之側（翻譯） 文化之擴展與堅進（論文）

欲知細節

出

本報每週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銅元四枚，郵寄二分。（歡迎

的 版

生的羅動（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盤。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走來走去，總走不出林。

們高興極了，出門一看，草木清鮮之氣撲入眉宇，真不欣欣榮茂，我們這時已置於萬物的合

美圓桌。我們再仰頭一看，則見碧藍夾雜彩幻的天空有一五色虹橋，把人間天上連成一起，這時我們喜極而忘憂一切！頭回前之熟悶早已忘得淨盡了！我想這恰是一個比喩，恰可用来取譬革命黨在努力破壞與建設的前後。

對了，我們可胆大說，革命黨不僅是撒旦，也不僅是上帝，而是撒旦與上帝的合體！

不過撒旦與上帝終是想像中的東西，但「撒旦加上帝」的革命黨却又是一個最平凡的。因為他是將許多人的生命精力打成一片成了一個有機能的東西。他的屬性是鐵與血。他將許多人集合成一股紅浪向人類的敵人沖去！他將許多人的智力總成如鋼鐵一般堅硬，成了一種場殺利的武器，憑了這兩樣去破壞黑暗勢力，去建設人類最適宜的棲息所！

假如你看見過金字塔，假如你看見過萬里長城，你知道何以這塔，這城在這破壞一切的時間中長存不朽，能在幾千年的風雨侵蝕中巍然突立不動？你不要說這是什麼君主好大的成績，你聽知道這塔這城，是由百千萬工農，夫役，的手臂，血汗修成。前面更不知道有多少父母望兒的眼，寡婦思夫的淚，葬合在裡面呵！革命黨建築的革命事業正是如此！我們更

不知道要費何等的犧牲！尼古拉和路易十六的頭不過其小焉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尼古拉，路易十六雖往矣，然而其魂魄，早已復活於世界上。如今且成了一個階級，並且來得更為利害。他有億萬的金錢，他有強大的海陸空三種軍隊，他有比獵犬還驚警的巡警，偵探，他有比妖狐還媚的學者文人，他有新聞紙遮蔽着我們的耳聞，他有教育迷惑我們的心志。像這等大的仇敵，所以應該需要一個革

命黨出來對敵！這個黨中的人，個個都應該具有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精神，這種精神才是高貴的，因為他真是為的人們平土而居，不是替一夫一姓守節，不是替一族一門盡忠，更不是替權力階級資產階級張目。一個革命黨人真要具有這樣態度，最低也得具有與當世的人類這種近似的态度才混無愧，才能與當世的人類危害者——資本帝國主義——對敵！

大家不作聲響，悶悶地跟着燈光，又盤算走有十里，果然所行的漸為石板小路，道路盡是稻穀田，而且碰着行人，彷彿漸近房舍。果然，漸近房舍，但我們走到房舍前，不走房舍路，一轉身從左方斜刺裏走去。

反又走入甘蔗林中，真魚闊死人！怪討厭的甘蔗林，以前白天間所走過的，不見有今夜多。

可是不久，見有火把忽隱忽現地移動前來，詢持火把之人，則係從健為趕場歸來。接着三三兩兩的火把漸多，燈光暗弱已有。又不久，才進真正健為城。

六七，鹽井。

出河口，天將黑，新換團兵預備有馬燈，從甘蔗林田坎直入。行五里，天全黑，團兵燃亮馬燈，在前引路。所行甘蔗地，舉目止見凌凌亂枝，和棱棱繁星，似乎是永遠走不盡的，

形木叉，中下圓軸一，高出架上。木架旁有

房屋。木架與房屋用竹籬圍繞。我跟一觸木架，便聯想起教科書上的石油架，又想起人說四川產鹽；這兩個木架，不是石油井必是鹽井無疑。忙走過竹籬旁由縫隙中看進去，見木架中之物，為空心圓筒，筒中實以長竿，竿入於地下穴中，有木機運竿上下，有捲槽由木機通房屋。但此二木架已朽壞，似久未用，詢之鄉人，則知其為鹽井，因鹽水不旺，已停用兩三年；捲槽為捲鹽水入蒸爐之用。煮鹽在房屋中，由屋後窓隙看見背面，若干個鍋爐排列，每鍋爐下有火塘，上有煙囪。

遠日背十幾斤東西在肩上，把肩磨得灰

痛。我在鹽井旁草地上，以包袱為枕，撫肩而臥。等齊了幾人，（昨日聞今日路上清淨，且請團兵去四元之多，故今日一早便未請團兵，）向鹽馬頭進發。看見對江鹽馬頭，而我們一路上便均見無數鹽井，都是正在出鹽的。江岸正有許多人用火煮長竹竿，把竿一頭製成鋸齒；又有許多人編製成鹽井，把井口封住；一路箇箇，井中盛巨塊黑鹽。

六八，落日晚渡。

隔江望鹽碼頭：房屋稠密，臨江一帶人家，皆矮小差。橫渡之船，僅能容十餘人，中置大竹椅二，以竹架白布為蓬；泊於兩岸者，墮

倦懶。蔚藍為底的天，隨便浮蕩着幾片白雲。淡碧緩洋的水，無端搖曳着晶塔閃金。船蓬往來，映影清波。漁聲欸乃，山水為緣。

雲霧漸深沒了遠山，炊煙漸蒸染上暮景。西山吞食紅日，卻放出萬道霞光。白雲漸漸變烏了臉，於無可掩飾中，被人窺見了地擦繞着的金邊繡衣；然而終於無影無跡地輕輕收拾起去。

大地被為黑夜擁抱，擁入深靜甜密的秘幕去了！

六九，凝烟曉翠。

出鹽碼頭望對岸五通橋，（四川產鹽名地，）宛如畫中山水。江水緩流，現出涼秋朝寒情樣。山谷深處，上下無數房舍，高樓，柳屋，白牆，竹籬；依稀點綴於濃霧凝煙裡。高處霧漸薄，林木可辨，秋老晨清，自成黛翠。

是時濃雲滿天，惟山麓漸現白色；於層疊雲山中，遠近鹽架高聳，襯於白色，分外顯明。

萬物多沉沉夢着；只有征逐的晨曦，徜徉的流水，喔喔的雞聲，汪汪的狗吠有點醒意。

行數里，地遷景異，橫波渡過彼岸，五通

橋的煙影，又付流水逝去！

近嘉定，即地道旁石壁上鐫有「凌雲義渡」。由兩崖夾路，歷階而下。階盡江阻，見嘉定萬戶城堡，密聯濃聚，一片炊烟，輕搖淡引。嘉定城三面臨水——東沿岷江，西沿大渡河，二江相會於南城下——夾嘉定城如半島然。大渡河水如奔馬；會岷江前行，阻於大佛岩，折而西轉，浩蕩奔騰而下。大佛岩高十餘丈，壁然當二江之衝，岩色赭黑，綠蘚蒼苔，點綴其上，秀氣飄然；岩上亦鐫有「凌雲義渡」四字。

上官船，橫渡岷江：初時船被水衝下，看

乘機工車（單輪人推小車）出桑林，至牛華鎣。牛華鎣一帶，鹽井林立，黑煙繚繞，煉廠聯，竹籬匹接。擔鹽的奔忙於道，出入於館廈與煉廠之間。機聲碌碌，長竿上下。爐火烏烏，灰飛滿道。捲槽或空中懸，或地上蜿蜒，行人路旁，也安靜有難根很長的。捲槽用空心棕樹接成，頗能耐久。所產的鹽，色棕黑，味鹹，質重。產量聞每日全地產數千斤。牛華鎣為嘉定屬，故儲鹽廠廠口各處都有「樂山第幾場」字樣。

七一，「凌雲義渡。」

時，夕陽疲極欲墜，西山頂上，垂着火紅華鎣。牛華鎣一帶，鹽井林立，黑煙繚繞，煉廠聯，竹籬匹接。擔鹽的奔忙於道，出入於館廈與煉廠之間。機聲碌碌，長竿上下。爐火烏烏，灰飛滿道。捲槽或空中懸，或地上蜿蜒，行人路旁，也安靜有難根很長的。捲槽用空心棕樹接成，頗能耐久。所產的鹽，色棕黑，味鹹，質重。產量聞每日全地產數千斤。牛華鎣為嘉定屬，故儲鹽廠廠口各處都有「樂山第幾場」字樣。

七〇，牛華鎣。

刊四

自殺（小說）

荷步（畫）

窮漢的彩頭

廢話二則又半

資平譯

行成上海四馬

契霍甫給哥爾基的信（二）

焯謹辭

馮玉

凌草社圖錄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發行

期一

報費：零售

訂閱

全年三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每份銅元四枚外埠每份二分

全年三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期一

自殺（小說）

荷步（畫）

窮漢的彩頭

廢話二則又半

資平譯

行成上海四馬

契霍甫給哥爾基的信（二）

焯謹辭

馮玉

凌草社圖錄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發行

期一

報費：零售

訂閱

全年三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每份銅元四枚外埠每份二分

全年三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京報副刊

七

之；而舟人無憚態，從容於水中挑起一竹繩，羣合力扯進——蓋此竹繩，長數十丈，連接於兩岸，專置以便於橫渡者也。我等亦參與扯船運動，手爲之濕，身爲之濕，而行李亦爲水濺焉。

自是與盲從

——讀申府先生論生計而作

根本上就有些懷疑，所具的是五官百骸，爲甚麼要盲從他人？

「是緣生計狀態而生。」這話真是抹着病根了。然而至少要有自是的高調，盲從的手腕，生計方克萬全。

除了知識階級，那個具有這種技詭，自是吧？恐怕鐵飯碗也得破裂。那麼，就盲從，可是外面要緊的要擇出自是的招牌。這是我與申府先生論生計不可之點。

誰肯自以爲是？他必定善保持鐵飯碗；誰能肯從他人？他必定善保持鐵飯碗。

正值先生計維難的時際，却未見知識階級與狗爭屎吃，足見有知識的人，不甘於盲從，倒很覺得自是呢！

馬克思說：「非人之意識定其生活，乃人

之社會生活定其意識。」中國的知識階級曾領略過。

伏園先生：

九月份的副刊裝訂起來，頗覺整齊，玩弄不肯釋手。順便翻來，見申府先生的所思中有論生計一章，讀竟寫此，寄上以慰我先生編輯之勞。

本不想佔貴刊的篇幅。惟以時局不寧，鐵的飯碗，恐受影響。使我數月以來所得的抑鬱之疾，無從發洩，於是才請先生代爲診治。若蒙允准，則不勝感激。特此敬祝
敬祝
撰安！

汪柱中寫于尚志。

贈答

——我是個弱者啊！

竹影

——初贈淑弟——

我是個弱者啊！

愛我的是棄我而去了，現在我身邊所有的人，都是——

咬着牙，怒着目，

收到你的信，總在傍晚時分。

月明星稀，

有所寄——

我不回答，朋友，

伊走了，你就這樣任伊走了麼？

恕我！我終是個弱者啊！

八二三、一、二三號。

學昭

或憤恨的對我，或嬉笑的嘲我，我只有含着眼淚，喘噓着手足，

不敢說一句什麼。

朋友，我是個弱者啊！

○ ○ ○

爲了人們的譏笑和詬忌，我沒有來送你，並且沒有說一句臨別的贈語；

你如今是遠了，遠了，汽笛的聲音依然不住的在窗外鳴着，

然而你已不在這校中了，只添了我別後的寂寥。

我哭着問我自己：

「伊走了，你就這樣任伊走了麼？」

我不回答，朋友，

伊走了，你就這樣任伊走了麼？」

恕我！我終是個弱者啊！

八二三、一、二三號。

學昭

